

宮廷趣味對民間影響與流變 ——由北宋墓室壁畫女子團冠圖像探考一窺

肖 浪*

The Effects of Palace Tastes and Evolution to Folk: Researching the Tuan Guan Mural Image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mbs

Lang XIAO*

Abstract

Mural images in the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offer many research materials and much evidence of daily life, funeral rites, clothing traditions, etc. during the Song. Over the past decade, a large number of Song Dynasty tombs have been excavated. Carefully comparing the murals in those tombs, a special kind of crown decor for women has been found to repeatedly appear in the tombs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kind of style crest was named Tuan Guan (團冠)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however, it only appeared in the murals during a specific era and no other materials bearing it have been unearthed, which is extremely uncommon.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Tuan Guan image found in the Baisha Tombs, this research sorts these crest icons chronologically as regards their pattern, shape, and wear discipline in the mural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esthetic value, the concept of class, and other issues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reflected by this independent image element.

宋代墓室壁畫，對趙宋及其前後時代的喪葬禮制、社會文化、服裝形制等多個領域相關研究提供了許多實物及圖像資料⁽¹⁾。近十余年來中國大陸有多個宋墓被陸續發掘，仔細檢視這批宋代墓室壁畫，可發現一種特殊的女子冠飾反覆出現。就目前發掘材料總結，此種冠飾形制幾乎未在其他年代壁畫或出土實物中出現，極為鮮見。

本文擬由首次發現此種冠制的白沙宋墓壁畫開始，整理已出土同時期材料中此冠的圖樣、形制與佩戴規律。由此獨立圖像元素出發，逆向探討其反映的北宋晚期社會環境，時代審美價值，階級觀念等問題，做出以圖證史的研究嘗試。

1 女子戴冠之風潮

女子青絲裝飾，隋、唐、五代至宋大可視為一脈。五代及前朝女性雖多重視美髮⁽²⁾，但女子戴冠並不

流行。唐代婦女對頭髮的裝點，多在於髮型變換。據《髻鬟品》、《妝臺記》中詩書記載，僅髮式就有二十余種：峨髻、雲髻、丫髻、螺髻、墮馬髻等等⁽³⁾。髮髻上有諸多點綴，其中以金鈿最多，金銀簪釵長而繁複，裝飾花樣百出，甚至有鑲嵌寶石的奢靡之舉。傳世畫像、莫高窟壁畫上也可見髮型和裝飾變體之多，但涉及女子戴冠之圖像，數量卻非常少。

文獻中唐、五代，女子戴冠大致按人群可分為兩類：一女冠⁽⁴⁾；二女樂⁽⁵⁾。如唐代玉真公主的玉葉冠，在《明皇雜錄》中提到「不能計其直」⁽⁶⁾。《杜陽雜編》中亦有「輕金之冠」⁽⁷⁾，描述舞女所著玲瓏相結之精美頭冠。徐夤有詩《銀結條冠子》⁽⁸⁾，詩句雖然寫得較為含蓄，但仍可知詩中描述輕巧精美的蓮冠，冠薄如蟬翼，花紋精美。然而，這些美輪美奐的冠飾都僅僅停留在文獻中，供人想像其形貌，實物至今仍未得見。以上幾則文獻記錄，描述宮廷吃穿用度之物，用



圖 1

詞遣句必然有一定誇張，但由此推定唐朝上層階級生活圈中女子戴冠也屬事實。同期市民階層，不論是與「戴冠」相關之文字、圖像均鮮有記錄。或可以推測，「女子戴冠」這一行為並不流行於民間。五代至北宋初期，敦煌畫品中女子戴冠圖像逐漸增加，不止一例。對於年代較確定的作品，如伯希和所獲，現藏於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之北宋（10 世紀後半）《金剛界五佛圖》⁽⁹⁾（MG.11780）。其下部繪製頭戴金冠女子供養人形象，可在一定程度上證明由五代入宋後民間女子戴冠風潮漸起。

值得一提的是：五代後服裝形制出現較大變化，變體繁雜，冠飾和相應佩戴制度也在改變之中。北宋單首服冠飾就有九龍四鳳冠、九翟四鳳冠、花釵冠等⁽¹⁰⁾。「戴冠」之慎重，冠制之複雜可見一斑。同時宋亦初步發展出後世所謂「鳳冠霞帔」之服制⁽¹¹⁾，還有諸如角冠^{(12),(13)}，鞞肩冠⁽¹⁴⁾等等，後文中詳細梳理之團冠也位列其中。

2 團冠及其形制特徵梳理

白沙宋墓 M1 東南壁之壁畫（圖 1），畫面左右兩側均有執樂器女子。女子頭頂上所戴之裝飾，名稱與對應文字在《白沙宋墓》考古報告中考定得較為詳細⁽¹⁵⁾：

「……髻上戴白色團冠，冠上緣飾以絳、藍兩色，冠下前面插黃色簪飾……」

後又補充：

「唐宋婦女冠飾甚雜，依此冠形似為《塵史》所

記之團冠。……但此做白色為異。」

《塵史》上卷〈禮儀〉⁽¹⁶⁾記：

「婦人冠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其首冠之制……；俄又編竹而為團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為之，謂之團冠……；又以團冠少截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習尚之盛，在於皇佑、至和之間……」

綜上文獻，大致能確定，如壁畫中女子髮上素面圓形飾物可定名為「團冠」，形制為兩頭上拱，束髮髻於內，冠表面有塗附，且「以角為之」。

同時《白沙宋墓》文中亦提出「此做白色為異」，可見疑問尚存，後文就所掌握的考古報告、文獻資料，對團冠圖像進行梳理。以進一步釐清此單一類型服飾元素的圖像發展，源流起因。

2.1 壁畫圖像女子著團冠墓室統計

如前文所述，團冠為婦人冠服，但此冠圖像多出現於特定時期的墓室壁畫中，整理已發表墓室壁畫資料可做統計如表 1⁽¹⁷⁾：

從上表可看出，出現著團冠女子圖像的壁畫，墓葬位置多分散於北宋都城東京附近（今開封及其附近區域）。但山西，陝西等地亦有少量發現，或可推定著團冠習俗有一定流動性，也有其侷限性，故沒有廣泛流行。團冠圖像雖並非河南地區獨有，但壁畫時間多集中在北宋晚期，趨勢性明確。

2.2 墓室壁畫中的女子著團冠圖像整理

由上表所列資料，可整理出團冠及其變體在壁畫

表 1 墓室壁畫中出現女子著團冠總列

地 點	年 代	位 置
中國河南省 登封市唐庄	北宋晚期早段（推測）	宋代壁畫墓 M2
中國河南省 登封市箭溝	稍早於北宋紹聖四年 1097 年	宋代壁畫墓東北壁
中國河南省 登封市黑山溝	北宋紹聖四年 1097 年	李守貴墓壁畫
中國河南省 禹州市	北宋元符二年 1099 年	白沙宋墓 M1 前室東壁
中國河南省 禹州市	稍晚於北宋元符二年 1099 年	白沙宋墓 M2 墓室西南壁
中國河南省 新密市平陌村	北宋大觀二年 1108 年	宋代壁畫墓西南壁
中國陝西省 韓城盤樂村	北宋晚期	宋壁畫墓 M218 墓室西壁
中國山西省 平定縣 城關鎮姜家溝	北宋	宋代墓室東南壁

中的繪製表達，列圖表總結如表 2⁽¹⁸⁾：

結合以上考古資料圖像，不難總結團冠形制特點：冠身較為扁平，兩口上拱，束髮髻於冠中，正面中間呈弧狀突起。有時冠口邊沿會出現裝飾性波折變化，或是點綴更精美的裝飾紋樣。團冠以髮簪正面豎直插入以固定，且簪露出較長一部分。部分簪頭有疊花片等裝飾。亦有部分著團冠女性，會在冠底髮上橫插步搖等飾物，且左右均有，形似對稱。

團冠早期多為素面，無多餘裝飾，後期逐漸複雜化，冠口紋樣豐富。由此規律，河南登封唐庄的宋代壁畫墓，時間是否如推測成於北宋晚期早段，值得再次考量。

中國河南省新密市平陌村挖掘之宋代壁畫墓，西南壁所畫之頭冠（圖 9），根據上文所引《塵史》中：「又以團冠少截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基本可確定其為團冠變體——山口冠。但變體是否應納入討論範圍，尚有待商榷。團冠材質，在文獻中僅敘述支架為竹。文字記錄，並無儘言，僅能為團冠材質考據提供一條線索。「以角為之」中，「角」字指團冠底步突出部分，或是以形指固定冠飾的前部簪飾，均需更加確實的證據⁽²⁰⁾。

2.3 考古出土器物與壁畫應對

整理目前出土實物資料，安徽舒城县三里村宋墓出土的銀質冠和壁畫圖像、文字敘述較為接近（圖 12 編號 9），這也是目前唯一一件能與同時期壁畫中同制冠相互對應的器物。墓主身份不明，隨葬品顯示其應來自富裕階層。該冠兩側高為冠山，中間下凹為冠口，前後同高。冠身前後一分为二，中間以齒形焊

接而成⁽²¹⁾，且隨墓出土有一「包金銀髮簪」（圖 12 編號 1），配銀質圓球及插杆，球面雕菊花紋樣，塗附包金。雖出土器未公佈實物照片，但根據線描圖，該冠與河南省新密市平陌村宋代壁畫墓（圖 9）描繪之山口冠形制絲毫不差。



3 宋代繪畫作品中的女子戴冠形象

考究壁畫上著團冠的人物，多為樂伎、侍女，其餘女性在壁畫中角色並不明晰。除墓室壁畫，女子戴冠形象在傳統繪畫中出現甚少，更遑論準確描繪同型同制冠之作品。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南宋佚名繪《呂洞賓過岳陽樓圖》（圖 13），團扇扇面。畫面底部人群簇擁，男性身穿長袍，頭戴高裝巾帽；女性外套窄袖褙子。男女服裝基本符合南宋以來服制特點，頗為寫實。其中有數名女性身體微微佝僂前傾，雖然畫面較為模糊，但可見其頭部戴半透明冠飾。這種透明冠飾也出現在南宋設色絹本《瑤台步月圖》（圖 14）中，該冊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瑤台步月圖》中女子身材纖細，身體直立，頭上均著半透明冠飾，清楚可見頭上盤髮，細緻入微。而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傳錢選（1235 年 -1303 年尚在）繪《招涼仕女圖》（圖 15）中，對頭冠的描繪則更加清晰。畫中兩女子持扇，衣緣者頭飾甚高，似有兩層。疑是先梳高髻，再戴襯冠，覆以白紗三疊裹之。外冠則約分五瓣，其中一瓣靠後，中嵌以珠，形似蓮花。冠下似有左右對稱朱紅髮簪一對。白衣者領緣亦用朱筆微鉤，下衣垂帶則用朱色，頭頂戴透明山口冠，兩邊低而中間高，可見冠中烏髮束起為髻，但無法觀察到是否繪製固定冠飾的

表 2 團冠形制及對應壁畫內容說明

地 點	壁畫局部	壁畫圖像說明	冠制說明
中國河南省 登封市唐庄 宋代壁畫墓 ⁽¹⁹⁾	 (全圖見圖錄 圖 2)	圖中一女性與男性相對而立，似交談狀。女性面薄施紅為胭脂，櫻桃小口，神情愜意。	團冠邊沿有曲折瓣狀裝飾，冠口較低，冠身較扁；冠前裝飾由小至大疊花片簪子，豎插以固定冠，簪頭露出於額，冠底髮上無多餘飾品。
中國河南省 登封市箭溝 宋代壁畫墓	  (全圖見圖錄 圖 3)	登封箭溝墓室壁畫較簡略，畫面中有戴冠女性五人，另有兩人，壁畫殘損無法確認細節。最右端女性似手中舉有一物。 畫面前方有一長桌，桌上有盞，應是宴會。畫中各人身份不明。	冠整體邊緣平滑，有簪子較長突出於額，豎插以固定冠；亦有無簪冠飾。兩側起翹束髮於內，可確定為團冠。
中國河南省 登封市黑山溝 李守貴墓	 (全圖見圖錄 圖 4)	壁畫中有女子三人，皆用樂器，面朝一方，均戴團冠。 人物比例由大至小，眉眼口鼻精妙。三人服裝顏色各異，上方有垂幔下掛，構圖完整。	壁畫出現數個團冠，形制無大變化，冠身較為扁平，兩側上翹束髮於內；口沿或表面有花紋裝飾；正面以素圓頭簪或以疊花簪固定，簪頭伸出長於額，豎插以固定冠。
	 (全圖見圖錄 圖 5)	壁畫中有女子二人，右邊戴冠女子手高舉似對另一人說話狀，左邊女子手托一小罐，另一手前伸。兩女子前置有一桌，桌上有茶盞並盞托一對，旁似有食物數碟，因畫面斑駁無法一一分辨。女子頰上施紅為胭脂，畫面生動。	部分團冠側邊有突出裝飾，或為邊翅，或突出以渦旋狀卷起，裝飾均位於冠側底部。正面冠底有橫插入髮之步搖做裝飾。 整體風格趨向精美富貴。

地 點	壁畫局部	壁畫圖像說明	冠制說明
	 <p>(全圖見圖錄 圖 6)</p>	<p>壁畫中女性兩人，嬰兒兩人。戴冠女子手中握一圓物，略往前伸，對面嬰兒伸手探抓。畫中人物表情各不相同。小孩旁立有一貓。</p>	
	 <p>(全圖見圖錄 圖 7)</p>	<p>壁畫中女子面微微往下，身體略佝，手中提一圓筒形物體，似在傾水。</p>	
中國河南省 禹州市 白沙宋墓	 <p>(全圖見圖錄 圖 1)</p>	<p>白沙宋墓壁畫對人物刻畫較簡略，前有一起舞者，後排男女樂人共十位，樂器各不相同，應是表演場面。</p> <p>樂伎四人戴團冠，一人戴蓮花冠，一人冠飾不明。</p>	<p>從壁畫中可看出團冠冠身較為平，凸出弧度小，冠兩側上翹；部分冠邊緣和內部均有色彩塗附，體現裝飾效果；正面突出角狀物可能為疊花簪，亦有圓頭素簪，簪豎插以固定冠。底部或有步搖做裝飾。</p>
	  <p>(全圖見圖錄 圖 8)</p>	<p>壁畫主題明確，應是宴樂圖。畫面右側一男子端坐桌前，面朝女性。戴冠樂伎手執樂器，另有一男一女分立桌側。桌上有一溫碗執壺，另有果品、食物、器具若干，不可一一辨明。</p> <p>左側女性頭頂似繪有冠飾，但線條混亂不清，應是作畫者將打好的草稿抹去後留下的痕跡。</p>	

地 點	壁畫局部	壁畫圖像說明	冠制說明
中國河南省 新密市平陌村 宋代壁畫墓 西南壁		壁畫中女性小指翹起，右手在前，餘四指握一尾部呈如意花飾的髮簪，左手由腦後置於頭頂，握一素色冠。女子面朝一鏡。壁畫應是描繪梳妝之情景。	壁畫中冠口遠低於冠山，可認為圖中冠飾為團冠變體山口冠。
中國山西省 平定縣城關鎮 姜家溝 宋墓室東南壁		壁畫中共有樂伎七人，前有一人作舞蹈狀。樂伎均戴冠，其中三人似面覆薄紗，可隱約見五官。這是對團冠材質的一具體表現，繪畫手法較為寫實。	由壁畫整體繪製手法可知，畫面上團冠材質為半透明；其外形、風格與黑山溝宋墓壁畫中出現團冠類似。 冠形制均為冠身較扁，兩側上翹，束髮於內；正面有圓頭素簪，豎插以固定冠。底部或有步搖做裝飾。
中國陝西省 韓城盤樂村 宋代壁畫墓 M218 墓室西壁		壁畫生動描繪一完整十七人組成的北宋雜劇演出場景。該壁畫面中女性手執樂器擺於胸前，身份明確為樂伎。兩女性與身後著男裝演員在平面上形成一定角度。整體構圖，人物位置安排呈波浪狀起伏。壁畫中部分男性樂人及演員襖頭上插有花草，應為簪花襖頭或簇花襖頭。	壁畫上可清楚看到團冠以厚塗法表現其質感，冠身較扁，兩側上翹束髮於內；冠底下方有突出尖角，冠身正中有一橘紅色點，兩者其一可能為固定冠飾所用豎直入髮之髮簪；冠底亦有橫向長簪做裝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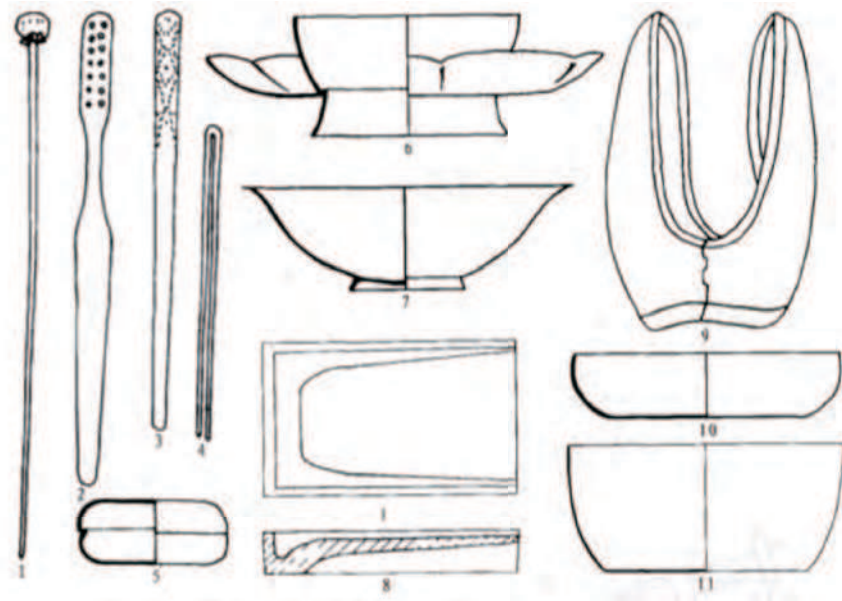


圖 12



圖 13

長簪。

山口冠作為團冠的變體出現在南宋繪畫作品中，刻劃準確，結構清楚，基本可確定其作為一種服裝配件，已經有一定普及性。但因何種原因，團冠與山口冠同時存在於北宋社會，南宋繪畫中卻只見山口冠而無團冠，且團冠圖像在北宋之後再無繪製；兩冠服用者身份、階級如何。以上問題目前暫無答案。文獻資料對團冠的直接描寫非常模糊。在圖像材料和文本資料均不充沛的情況下，由壁畫圖像出發，回歸北宋晚期社會背景，細加分析，十分必要。

4 團冠緣起的脈絡推斷

上文列述總結，皆為確定團冠之形制圖樣。針對其為何於北宋晚期集中出現在墓葬壁畫之中，而後幾乎徹底消失的現象，尚不好妄下定論。現結合相關歷史背景、服用者身份和文本材料，從圖像出發，對團冠的起源與流變，以及背後所代表的時代文化試開展分析論斷。

4.1 團冠與樂伎之關聯

在陝西韓城盤樂村宋代壁畫墓中，北壁繪製墓主



圖 14

身前工作場景，透露男性墓主身份應與中國傳統醫學相關；東壁繪佛祖涅槃圖；西壁壁畫（圖 11）生動描繪一完整十七人組成的北宋雜劇演出場景⁽²²⁾。該壁畫面中女性手執樂器擺於胸前，身份明確為樂伎。兩女性與身後著男裝演員在平面上形成一定角度。整體構圖，人物位置安排呈波浪狀起伏。壁畫中部分男性樂人及演員襖頭上插有花草，應為簪花襖頭或簇花襖頭。同樣在白沙宋墓 M1 東南壁壁畫中（圖 1），前有一起舞者，後排有執樂器女性，推測應也是表演場面。女性身份為樂伎，亦戴有團冠。

樂伎同時服團冠，在多個北宋晚期墓葬壁畫中均有出現。考慮墓葬壁畫有較強寫實性，由此可明確推論：團冠屬樂伎常戴頭飾之一，甚至可說流行於樂伎之中。

樂伎並不始於北宋。隋煬帝大業六年（610 年），於關中設坊，收容各地樂工⁽²³⁾。彼時樂工多和宮廷教坊聯繫緊密，更有宮女「內人」為梨園弟子⁽²⁴⁾。北宋立國後第二年正月，群臣朝賀即使用教坊樂⁽²⁵⁾，《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中亦有記載⁽²⁶⁾：

「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荊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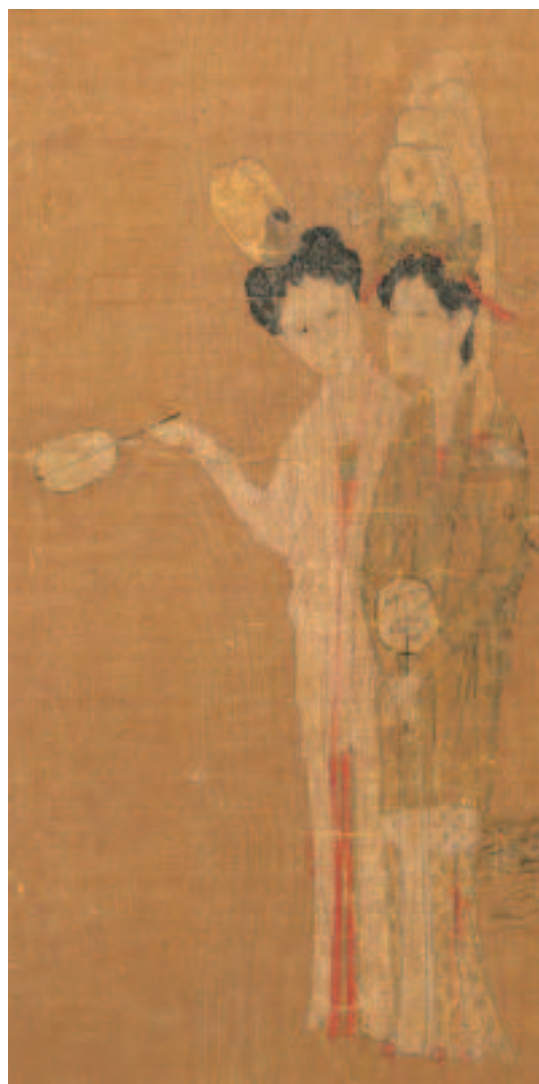


圖 15

人，平太原得十九人，餘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

教坊成立時間之早，人數之多，「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由此三點可見北宋宮廷對「樂」的偏好以及對樂工的重視。「循舊制」一詞證明樂工之中男女皆有。北宋為官方服務的樂曲演出團體，除教坊外，還有諸軍樂、衙前樂⁽²⁷⁾。教坊、諸軍樂屬官辦；衙前樂之樂工則屬服役性質，雖為官方服務，但點名才到場，半官半民。樂工整體更趨向民間藝人⁽²⁸⁾。

教坊作為官方重要機構，北宋建國初期即建立，至最後被罷，期間一直與民間聯繫頻繁，官樂人會直接面對平民階層演出，甚至有與民間藝人同臺表演的情況。《新刊大宋宣和遺事》記載宣和六年，宋徽宗預賞元宵，教坊大使曹元寵為看燈的百姓「口號一詞」，名曰「脫銀袍」⁽²⁹⁾。《東京夢華錄》中亦記⁽³⁰⁾：

「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綵結欄檻，兩邊皆禁衛排立，錦袍，襖頭簪賜花，執骨朵子，面此樂棚。

教坊鈞容直、露臺弟子，更互雜劇。近門亦有內等子班直排立。萬姓皆在樓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乎。」

文中「樂人時引萬姓山乎」，可見人民反應之強烈。在北宋一個漫長的時間段內，教坊對民間影響不容忽視。以上種種，均可算是因北宋宮廷趣味偏好而產生的一系列行為，這些行為最終導致教坊世俗化轉變，這點是北宋教坊與唐代最大不同。教坊世俗化的直接參與者——女性樂人（樂伎）數量非常龐大。根據《宋代東京研究》對東京戶籍的測算，北宋遍佈全城官私伎女人數在萬人之上，官伎數量略勝一籌⁽³¹⁾。

伎女人數龐大，東京的平民百姓，接觸官私樂伎的機會無疑大增。而團冠作為樂伎多戴之裝飾，下層女性不僅日常能見，且在宮廷民間共樂的大型活動中也可遠觀，在這個過程中欣賞、喜愛，將其轉化為日常裝飾，是極有可能的。

更為重要的是，團冠圖像出現時間集中在北宋晚期，正是教坊、宮樂的最後高峰。北宋宣和七年教坊被罷⁽³²⁾，直至南宋亦沒有恢復此制。團冠圖像集中出現之時間與宮廷教坊發展急停時間相互暗合，目前無北宋中期、早期，或是南宋及以後團冠圖像發現。兩點均證明團冠圖像與教坊有直接關係。反觀山口冠，服用者中無明確為樂伎者，是否反而因此得以留存，繼續影響了南宋直至後期的民間服裝、宮廷繪畫等多個方面，這點值得再思考。

綜合上述種種，可推定團冠服戴潮流應和教坊有直接關係，或可以說，官樂伎作為宮廷趣味實體化的直接參與者，在官方機構——教坊，世俗化過程中，無意識成為上層階級的一個代表，對民間產生巨大影響力。最直觀即體現在「衣、食、住、行」中的「衣」一項。雖然民間亦有樂伎活動，但官方影響之強烈，可由團冠如此微小之圖像元素爆發式出現這一現象管窺一豹。而教坊被罷，團冠圖像亦戛然而止，最終這一服裝形制未能得到更廣泛傳播。

遺憾的是，團冠本源何處，樂伎戴此冠之因由，目前仍難以找到任何對應之歷史材料。

4.2 樂伎與仕人

如上文所提，團冠在圖像上多為樂伎所戴，其他服用者或為侍女、或身份不明。男性墓主均非仕人男性墓主均非仕人。如此情況，應和北宋樂伎在為上層服務過程中一直被牽連彈劾有微妙聯繫。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記載⁽³³⁾：

「(蔡)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

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蠱帝心……」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³⁴⁾：

「……黼又同蔡攸每罷朝出省，時時乘宮中小輿召入禁中為談笑，或塗抹粉墨作優戲，多道市井淫言媒語，以媚惑上，時因謔浪中以譖人，輒無不中……」

「秘戲」、「曲宴」與「市井淫媒謔浪語，以蠱帝心」、「以媚惑上」同提，絕非正面評價。樂伎與俳優同時被彈劾並不鮮見。在北宋部分文人心中，雜劇、優戲、宴樂不屬正統。這也解釋為何有團冠樂伎、雜劇圖像之壁畫墓，男性主人身份難辨，也無明確女性墓主佩戴此種冠飾的現象。

壁畫作為墓葬裝飾的一種，反映了喪主身前的娛樂習慣，也將墓主身前社會環境的一部分寫實呈現於四牆之上。團冠對於當時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文人配偶或是家眷來說，接受、喜愛程度應該較低。

5 結論

縱觀歷史，五代前各類器物、飾品相對比較簡單，其形制變化時代性強，一般研究器物美術史，對應考古的類型學即可。但自宋後，衣、食、有的器物形制、紋樣在文獻中有清楚記載，有的則出現無法與文獻對應，甚至根本不會出現在文獻資料中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釐清大規模流行的某個器物、或是圖像元素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很可能是以圖案或實物彌補文字記載之不足的重要環節。對在一較短時間段內集中出現的圖像元素，徹底研究其初期形態、原生歷史環境、產生原因，對歷史補遺有重要作用。團冠圖像正是一例。

團冠相關文獻記錄十分模糊，但其形制由壁畫圖像基本可以得以確定：冠形略扁平，前後高而連接處為凹下圓弧，長簪正面直插入冠以固定，且「以角為之」。主要佩戴人群為樂伎。

團冠圖像集中出現在北宋晚期的墓室壁畫中，這和宮廷教坊的發展興衰，活動形式有直接關係。北宋宮廷初建，立教坊，大量接納、培養樂伎；晚期官方樂人規模達到高峰。同時樂伎不拘於深宮，頻繁參與面對百姓的活動，和下層百姓有強烈且直接的關聯。宮廷趣味導致教坊世俗化，在這種客觀社會背景下，宮廷樂伎作為教坊世俗化的直接參與者，對下層階級女性造成巨大影響。其穿著被普通下層北宋女性所接受，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出現在壁畫中也不足為奇。北宋教坊被罷，南宋亦未復立，儘管南宋私

伎風行，但團冠這一圖像卻再無明確描繪，女子戴冠圖像也少和樂伎產生關聯，這種情況從側面再次印證北宋宮廷趣味影響民間。更為重要的是，團冠圖像雖然僅在北宋晚期墓葬中曇花一現，並伴隨著教坊的衰落徹底消失。但這一微小的圖像元素，不僅為抽象的文獻提供了可貴的平面寫實材料，更彌補了史料的不足，為文本少有提及的北宋平民女子慕美之途徑提供一個線索，也為北宋複雜的社會文化提供另一種思考：宮廷仍然切實且強烈地影響了平民階層。

注釋

- (1) 陳成國，〈關於「白沙宋墓」註釋的三點意見〉，《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四期），頁10-12。
- (2) [清]張說撰，《五朝小說》（清順治至康熙年間刻本，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卷十七，〈虬髯客傳〉中描述紅拂「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此段是對文中紅「一妓有殊色」、「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的唯一具體描寫，也從側面印證唐代婦女美髮之重要。
- (3) 張小萍，〈唐代仕女畫中的婦女髮飾藝術〉，《江蘇陶瓷》（2010年第四期），頁11-13。
- (4) 趙莉，〈唐代女冠的創作及其對唐代文學的影響〉，《南都學壇》（2008年第五期），頁72。
- (5) 女樂中著冠形象多見壁畫和平面作品，如傳唐人所做《唐人宮樂圖》（現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軸，絹本設色）中有一撥古箏女子形象，頭戴花冠。
- (6) [唐]鄭處誨著，《明皇雜錄》（據守山閣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下：「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頁10。也有[唐]李群玉寫，《玉真觀》（《四庫全書》，第1428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集部，總集類，卷569，〈御定全唐詩〉：「高情帝女慕乘鸞，紺髮初簪玉葉冠。」，頁637。
- (7) [唐]蘇鶚著，《杜陽雜編》（[清]張海鵬輯，《學津討原》，第13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寶曆二年，渼陂國貢舞女二人……衣緋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貢也……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繼……」，頁50。
- (8) [唐]徐夤寫，《銀結條冠子》（《四庫全書》，第1430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集部，總集類，卷707，〈御定全唐詩〉：「日下徵良匠，宮中贈阿嬌。瑞蓮開二孕（一作朶），瓊縷織千條。蟬翼輕輕結，花紋細細挑。舞時紅袖舉，纖影透龍綃。」，頁156。
- (9) [日]秋山光著，《西域美術·吉美博物館伯希和收藏品·卷I》，（日本：講談社，1994年），圖錄編號46。
- (10) [清]《欽定續通志》（《四庫全書》，第394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史部，別史類，卷123，〈器服略〉：「宋制后之服……其首飾花十二株，並兩博髻飾以九龍四鳳……二等其首飾花九株，並兩博髻冠飾以九翟四鳳，……皇太子妃……其首飾花九株，並兩博髻。……徽宗政和中議禮局上命婦之服花釵冠皆施，兩博髻寶鈿飾……一品花釵九株……二品花釵八株……三品花釵七株……」，頁72-73。
- (11) [北宋]歐陽修等編撰，《太常因革禮》（《續修四庫全書》，

- 第8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史部，政書類，卷25，所記皇后常服：「龍鳳珠翠冠，霞帔。」，頁445。
- (12) [宋]沈括著，《夢溪筆談》，（《四庫全書》，第862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子部，雜家類，卷19，〈器用〉：「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而下垂及肩，畧無小異。」，頁811-812。
- (13) 《宋史》（《四庫全書》，第282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史部，正史類，卷153，〈輿服志〉，第一百六十：「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倣之，至謂之內樣。」，頁690。
- (14) [南宋]佚名著，《宣和遺事》（陸費達總勘，《四部備要》，據士禮居刊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20-1936年）史部，描述宋徽宗眷戀的妓女李師師有「顰肩鸞髻垂雲碧」打扮，頁18。
- (15) 宿白著，《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頁35。
- (16) [宋]王得臣著，《塵史》（[清]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冊12，日本：中文出版社，1980年），頁7962-7963。
- (17) 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 (18) 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除表第一行中國河南省登封市唐庄宋代壁畫墓圖像。
- (19)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鄭州宋金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 (20) [宋]王得臣著，《塵史》（[清]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冊12，日本：中文出版社，1980年），〈禮儀〉：「……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二三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頁7962。文中可見「角」在此指代長簪，同時「角」也多出現在描述冠飾的語段中。
- (21) 舒城縣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縣三里村宋墓的清理〉，《考古》，（2005年第一期），頁45-50。
- (22) 康保誠，孫秉君，〈陝西韓城宋墓壁畫考釋〉，《文藝研究》，（2009年第十一期），頁79-88。
- (23) [唐]魏徵等撰，《隋書》（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本，第1冊，中國：中華書局，1973年）卷15，〈音樂下〉：「及周並齊，隋並陳，各得其樂工，多為編戶。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齊、周、陳樂人子弟，悉配太常，並於關中為坊置之……」，頁373-374。
- (24) 遲乃鵬，〈唐「梨園」考辨〉，《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7月第四期），頁33-37。
- (25)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四庫全書》，第314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史部，編年類，卷2，〈太祖〉：「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頁58。
- (26) 《宋史》（《四庫全書》，第282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史部，正史類，卷142，〈樂十七〉，頁555-556。
- (27) 嵯瀛艇，王雲海，《宋代文化史》（開封：河南大學文化出版社，1992年），頁481-486。
- (28) [明]馮夢龍編，張兵點校，《喻世明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原來宋朝有這個規矩，凡在籍娼戶，謂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聽憑點名喚來祇應。」，頁145。
- (29)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上海：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亨集，頁73。

(30) [宋] 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四庫全書》，第 589 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史部，地理類，卷 6，〈元宵〉，頁 151。

(31) 周寶珠著，《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21-324。

(32) 《宋史》（《四庫全書》，第 282 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史部，正史類，卷 129，〈樂四〉：「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

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頁 385-386。

(33) 《宋史》（《四庫全書》，第 288 冊，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史部，正史類，卷 472，頁 599。

(34) [宋] 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據清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上冊，卷 3，頁 233。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圖 10



圖 11

圖 1 中國河南省禹州市白沙宋墓 M1 東南壁壁畫（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2 中國河南省登封市唐庄 宋代壁畫墓（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鄭州宋金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年版）

圖 3 中國河南省登封市箭溝宋代壁畫墓東北壁（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4 中國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溝李守貴墓（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5 中國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溝李守貴墓（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6 中國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溝李守貴墓（徐光冀主編，《中國

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7 中國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溝李守貴墓（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8 中國河南省禹州市白沙宋墓壁畫（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9 中國河南省新密市平陌村 宋代壁畫墓西南壁（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10 中國山西省平定縣城關鎮姜家溝宋墓室東南壁（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山西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11 中國陝西省韓城盤樂村宋代壁畫墓 M218 墓室西壁（徐

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陝西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

圖 12 出土線圖（舒城縣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縣三里村宋墓的清理〉，《考古》，2005 年第一期，頁 50）

圖 13 [南宋] 佚名 呂洞賓過岳陽樓圖（局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站 <http://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0093>）

圖 14 [南宋] 佚名 瑤台步月圖（局部）（中國：北京故宮博物

院網站 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Big5/phoweb/Relicpage/8/R3725.htm）

圖 15 [南宋]（傳）錢選 招涼仕女圖（局部）（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 <http://www.npm.gov.tw/dm/album/selection/l048.htm0Maionseque plictotatin porest et ut qui omnim re nihil ipid et eum atis nus et qui dolorumquam quod mi, qui ducita dolorem facime volupta tusdam hicipsam eum sitia voles et qui con nullor militam, si id mi, voloritatum im quibear chillita que nullat>）